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第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一)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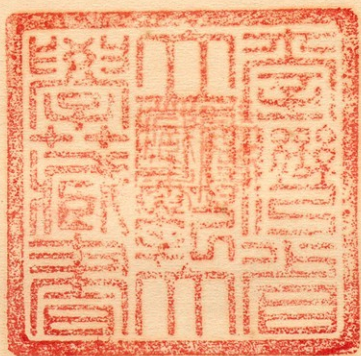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033
476

韓非子集解

(一)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000845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絲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闔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考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犴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他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考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撰韓非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撰韓非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撰韓非尹知章注韓子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撰韓非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

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猗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猗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

之文。不知狝何所據也。狝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狝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虻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杅校上，原序署至

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杅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杅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曆十年。此本刻於萬曆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杅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杅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曆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杅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杅稱爲李瓚，未

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升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肅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愆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塹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肅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

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肫舊史氏吳肅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涓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肅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日本蒲阪圓增讀韓非子校。盧文弨羣書拾補校。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篇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

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

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

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

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

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

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

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

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

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毳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四。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 先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 其爲人吃口 先慎曰史記作非爲人口

吃不能道說 先慎曰史記有而字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 先慎曰史記

記干作諫索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 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 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先慎曰史記二句互 廉直不容於邪枉臣 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 先慎曰史記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 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

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 五十五篇爲非自作 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先慎曰史記有也字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 先慎曰史記下有韓字

字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慎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悅之未任用 先慎曰史記任作信 李斯害之 先慎曰史記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 先慎

記秦王作毀之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 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久留

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慎

記遺下有非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冊 以下冊數五
氏原本無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本弑作殺

第二册

第五卷

兼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三册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慎曰以下目
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四册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喜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

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慎曰秦策為字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盧文弨曰言

不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制失其義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為說連荆

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弨曰策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盧文弨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臣竊笑之世

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未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

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謂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

而此乾道本三張榜本趙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

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

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

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褐犯白刃蹈鱸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

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

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為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

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

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

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采事

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

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

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聞戰頓足徒褐○先慎曰

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也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索隱褐祖也謂祖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鱸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

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曰高注奮勇也夫一人奮死可

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先慎曰四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

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

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

大為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

文氣平實其當
為甚之殘字
慎曰異故
猶它故
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慎曰異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策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先

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

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
○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
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

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壘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灑尚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

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

防齊五戰之國也
○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
○為樂毅破齊於濟西
○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由此觀之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
○先慎曰且下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言禍敗之迹削去本

以齊為戒
○盧文弨曰策作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作渚

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作渚

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取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

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

二十里又三十一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

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

高注鄧楚都也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
○張文虎曰

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
陳城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
秦策以此篇為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當此時也隨荆以
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
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
○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

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中以凌三晉○盧文昭曰張本

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為說亦未合中○王先謙曰史記秦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為

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令荆人

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

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

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

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

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

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五穀衆多不可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天下又比

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先慎曰以天下又比

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北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

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

東北盡礪石者是函嶠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

下固非天下所能軍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也此意猶言合謀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昭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孤衍

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趙既云危則楚不

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為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王先謙曰據史

記六國表魏世家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穰侯圖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即其事也

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

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外士民疫病於內○先慎曰策露作靈疲作潞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

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需之借字說文需雨霽也詩定之方中傳

零落也零當作霽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漙漙兮正義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霽落矣暴靈二字之

義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羸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淺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

人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

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彼固亡國之

形也而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

氓之類是也幸改作氓如周禮途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

本書尚存其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

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則

此與下文然則是趙舉拔邯鄲筦山東河閒○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盧文弼

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之驕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

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

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先慎曰秦

皆趙地故下云趙舉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先慎曰策作然則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

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昭云衍強字凌本

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昭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

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是一

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澆澆灌也高注流灌也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大王垂拱以須之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

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徧服作伐

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先慎曰拾補編作徧服作伐

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

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會不可得○盧文昭曰曾策作尊先乃取欺於亡國是

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

作怒吳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增槩甲兵弩四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

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肅兵作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道本退作復

李作李○盧文昭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李先慎案李乃李之誤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昭曰至

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作李是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昭曰至

張榜本○與戰不能剋之也七字為一句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昭曰運或改作軍顯廣折曰又不能

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七字為一句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昭曰運或改作軍顯廣折曰又不能

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

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顯

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本觀作親誤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

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

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

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此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且臣聞之曰戰戰栗

栗日慎一日荀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

趙本溪作谿○盧文昭云谿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右飲於洹谿○盧文昭

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洹谿○盧文昭

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

太公望為號到牧野○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也

便剋紂故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也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先慎曰此誤下十過篇正作三年

兆以視利害○盧文昭曰策作錯龜數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折曰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案師邪篇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為脫誤先慎曰吳師道補云錯韓作鑽是韓之異於國

策止一鑽字其數筭必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與策同當依以訂正

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涵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

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

韓魏與趙同故曰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虛文昭曰策作以成襄子初作功今秦地折反知伯之約也

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虛文昭云一本此上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

慎曰策無願望字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

聽其說○虛文昭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

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

重為字虛文昭云舊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成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

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

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案姚本國策與虛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為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為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

隨之○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王潤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且夫

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弼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先慎曰：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曰：諸侯

宗廟必為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

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

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

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盧文弼曰：趙當作

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澐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

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弼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顧

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弼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以召士？王澐曰：文選

兼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曰：乾道本愚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慎案

遇即愚之誤。而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爲韓是也盧願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
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
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
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願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
轉亦作韓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國指齊趙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以
今據改

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服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

不察也韓秦強弱如貴臣之計秦爲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

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

意伐之心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字閒作聞

作閒願廣折云聞當作閒反閒也先慎案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

虛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

子字俞越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

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爲不然拾補甚上

有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重一本有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先慎案臣斯二字誤復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處則核然核妨曰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盧文昭曰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
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盧廣折曰虛處退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核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繫切

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洽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

○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處。與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

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涓曰。夫韓不服

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

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

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

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

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

來人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

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涓

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卽荆蘇。是

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

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韓非子集解 一 存韓第二 十一

也。李斯往詔趙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釐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慎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

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先慎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闕，盧文昭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

關今據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先慎曰：秦割地以和，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藏本改：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見表及秦紀，此飾言之。

而先攻荆。○先慎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為兄弟也。

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

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曰：疑行上文，夫趙氏聚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願說太泥，今據補。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士卒無兵字，即其證。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

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茲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

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

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國，固守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

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自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盧文弨曰：反於掖，

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

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則聚者散，則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

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

王一都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路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

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

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

載之文，故并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編次也。○盧文弨曰：順

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凌本澤敦厚恭祇。○先慎曰：乾道本作敦祇恭厚意。鯁固慎完，

作瀉誤。先慎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謂下同。敦厚恭祇。林引作敦厚恭祇，是也。今據改。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掘，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掘作拙。先慎案：意林亦作拙。今據改。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

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先慎曰：意林劇作訥。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先

乾道本僭作譎，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潛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

意誤。先慎案：譎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

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閔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

卽說難所謂非閒已卽賣重也。故見者以爲僭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

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家作織，誤。盧文弨曰：張本作

家。先慎曰：此卽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言而

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顧廣圻曰：逆當作譯，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遷五

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噓，弗寤之聲。弗寤，卽拂悟。正義讀

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亦用寤字。言而遠俗，詭躁人閒，則見以爲誕。先

慎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

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

官辭多。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

文也。釋猶言絕棄。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仲尼善說而匡園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翼侯。彘。○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彘。○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鬼侯。○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慎曰。見晏子。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即百里奚亡秦。傳說轉鬻。轉次而傭。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弨曰。收疑是技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冬紀云。振泣恃君。覽云。雪泣。先慎曰。收當作技。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先慎曰。說詳。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脮。○也。救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月。莊子法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刳腸曰脮。六微篇。以爲叔向之讒。尹子穿於棘。投之於牽棘中。○顧廣圻曰。未詳。先。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顧廣圻曰。慎曰。趙本無注。虛文。昭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顧廣圻曰。爲。○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韋。○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藥。○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又。○作。○阮。○史。○記。○李。○斯。○傳。○十。○公。○主。○阮。○死。○於。○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杜。○索。○隱。○曰。○阮。○與。○藥。○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闕。○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闕。○古。○通。○左。○定。○十。○三。○年。○傳。○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闕。○是。○也。○惟。○趙。○策。○安。○闕。○兩。○有。○爲。○誤。○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主。○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涓曰：民當

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

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卿本後作管。隆下有國字。

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此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鬪。詳後八經篇。此

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也。下

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

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此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

又改爲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晉之分也。趙魏也。齊之奪也。陳恆弒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

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

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質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誤。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慎是

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

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

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

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

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

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卽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參乘爲驂乘，四乘爲駟乘。二

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

私交下傳寫。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

誤置於此耳。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

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則知動者正也。○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

則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虛

文昭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

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

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

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去勇

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其無所。願

廣圻曰：溲讀爲寥。正字作應。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虛文昭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

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救其材。○虛文昭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虛文昭云：子字衍。顧廣

賢者師。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

據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字爲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闔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之道。反以其闔而疵之。見而不

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揚摧篇有作置勿令通言則萬物

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盧校尤誤下不能原○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

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是其證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

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不謹其閉不固

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

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謂為隱讀居君側而為姦隱也逸

上威百匿即百隱明法篇比周以相為隱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隱夢大傳

字作目形相近聞其主之忒○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

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為形揚榘篇同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

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

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

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

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事操不計慮。而不知巧拙。福不自操。事告即申。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為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補。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也。會誤作會。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承上言之。增讀如響。與上應為韻。俞改增為會。迂曲不可從。

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補。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

○顧廣圻曰：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

○盧文弨曰：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不驕也。

卷二

有度第六○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

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

未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

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謚襄也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

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卽其地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

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

鄆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取地河東文昭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

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衛見本書節邪篇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

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於齊平陸以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

爲私都也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

本有今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昭云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

據補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謂

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

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

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以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能由譽進所以比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親授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

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

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

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

良下無臣字盧文昭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姦邪

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絕輕公法矣

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下適

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不壹至主之廷先慎曰趙本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盧文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

國之廷無人焉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先慎曰張榜本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

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

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方冊謂成國之法布在能者不可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

用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順

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言也有目不以私視視也而上盡制之爲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

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鑽錐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鑽錐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盧文弨曰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

弗藏本作不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公則政平

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治之至也今夫輕

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讓爲戚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

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

不可謂仁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先慎曰陂字無

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

所簡也。險世所說。遊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此下五句文

與洪範有異。或別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先慎曰。乾道本。下毋

有所出。非引彼也。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

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

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張榜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

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顧廣圻曰。本

險作。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陰誤。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注曰。誓近也。誓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相對成義。誓。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

任勢使然也。已穆。則上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十八引。人臣作大臣。六百三

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

使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雖至於

尚不能自知。而主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

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臣動皆

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虛文。昭曰。遊外二字。一本脫外字。遊作減。是凌為峻。圻曰。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

舊注誤。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願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減。是凌為峻。圻曰。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

倒耳峻法。所以過減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通也。○王先謙曰。遂令且懲下也。遂

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通也。○王先謙曰。遂令且懲下也。遂

而行使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

衆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越曰。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

邪。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越曰。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

前。後遠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

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

知舊說。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

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

字當為以。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

字之譌。以。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

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盧文弨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慎曰。上智謂極智之人。

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

權衡。斗石設而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為論語

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王先

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

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

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

也○盧文弨曰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注罪之誤罪也

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

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人主者以刑德制

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

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六十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六十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六十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

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弨曰此別一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謂不兼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

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壙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

人主將欲禁姦之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

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主道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功大震

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昔者韓昭侯醉而寢○

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

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

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

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

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為

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難一篇同

彼惟趙用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為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先慎曰。燕之

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之。先慎曰。即外儲說右下篇。潘壽謂燕王事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本今本無先慎案。君見好則羣臣誣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

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則羣臣誣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

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越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

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

慎曰。注利其所存。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噲

存其當作之。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噲

燕王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戶。盧文弨云。藏本戶作戶。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無

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文選蜀都賦劉逵注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趙本，刪孫貽穀。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臣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損精。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虛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

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故去甚去

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

泰。○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顧廣圻曰：句有

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要，以觀其效。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

心而用其長，即權不見，素無為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

居改從。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動。注：非先慎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趙本。左

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慎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趙本。左

右既立，開門而當。○左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

後據趙。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

本增改。字俱是謂履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

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俞樾曰：注失其旨。上

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故

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

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

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卽韓非所本。使字作命。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虛文昭曰。注訓采。故皆爲事。非也。趙氏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韜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譌。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二者誠信。下

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

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誤未審。注本之誤耳。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夫道者

趙本上作人。虛文昭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夫道者

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

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

○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

順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君不

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

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虛文弼曰。一無也字。是顧廣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

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閒然若甚醉者。則

見所出。俞樾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

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唇齒可以

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

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

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雖有所改。無為而為

也。○先慎曰。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謚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其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與義之使猶為

之義讀為議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

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

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局上字下當有脫文尺字

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

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

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已說於一事

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不當

則下以常理考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為若地若

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若地若

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

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

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

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

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

無論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也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

○先慎曰注惻當作測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也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

廣折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先慎曰姦邪指臣

慎曰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猾民愈衆姦邪滿側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盈於左右

矣。注說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腓大於股難以趣走。○盧文弨曰趣疑趨主

失其神虎隨其後。以失神謂君可測知○先慎曰注如字當作則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

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

也。虎既成羣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母必見弑。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是也。舊注誤趙本無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寧。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荀作狗據拾補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為申是也狗

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虎者皆反其真而

舊注謂君君臣臣亦誤。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

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斧

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斧

本作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

常不得二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美之心常匿私以試

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

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弨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字句與上文同，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洶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淵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協易訟淵與成，正協則淵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誤雖字非，探其懷奪之威爲。○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姜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改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

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

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慎曰：先

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

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

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先慎曰：平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

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

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

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詩桑扈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薄者

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卽此義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

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

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防初

姦之同於後文廣雅釋詁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不令妄舉防三姦

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盧說亦非使字衍防三姦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先慎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

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

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

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

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

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

爲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軍旅之功

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私財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私財卽上文人臣

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所謂亡君者乾道本提

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

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君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虛文昭曰：爲張本作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與上文云：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

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虛文昭云：脫一本有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

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

王說是。注未譌。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之。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

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顧廣圻曰：乾道本誤

行是也。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文有不已二字。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下。

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而字。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制。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

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樞動篇淮南人閒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子反曰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

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節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

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子反之為人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

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

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虢。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下。為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與呂覽淮南合。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

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射人之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為正蓋即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為正蓋即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為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為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亦合二官為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尚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為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國名○盧文

昭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君其圖之君不聽涉上文而誤衍遂行其意居未期年○盧文弨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靈王南

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

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

○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師涓明日報曰

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

臺○盧文弨曰似即左傳所云施夷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

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慎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

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昭云撫藏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

亦作○先慎曰史記論鼓未終師曠撫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平公曰此道奚出○

念孫曰此道奚出○本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魯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李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

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

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昭曰子其使遂之師

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顯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慎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並同黃本試作示○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又藝文類聚○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八○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

危○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

九○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

家○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

引○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盧文昭曰郎廊同垝與禮記喪大

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

慎案論衡亦有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

鬼神於西泰山之上○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

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先慎曰論衡事畢方神

也○先慎曰論衡錯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顧廣圻曰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盧文弨曰騰藏本作騰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

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事類賦騰作蟲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大合鬼神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弨

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先慎曰墮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賦○先慎曰事類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瘰盧文弨云瘰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

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彼來請地

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弗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

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先慎曰。宣子上。不如予之四字。是也。策有。宣子諾。下當有。曰字。上。

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

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

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子。○先慎曰。難言。闕作安。

說詳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先慎曰。循。違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違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

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誤。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王。令將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

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

閒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

字。願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庫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

○顧廣圻曰：句絕。高讀爲藁。荻，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厲。並注云：音牆。其高至千丈。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作其。今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於是發

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箇。餘作幹。旁注箇字。盧文弨云：菌字譌。箇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箇者，誤以策作箇而改耳。菌策作箇。同字。先慎案：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當爲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舒有。今據補。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懸釜而炊。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懸釜而炊。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文弨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爲釋之誤。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而少親。○顧廣圻曰：龜策作禽。按當讀爲怙。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怙而不信人。徐廣曰：怙一作粗。卽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

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

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旣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慎曰：趙本

此下有於襄子三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爲已。策脫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

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

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君

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兵

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嚮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

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

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

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

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

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宋本作主。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也。○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

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

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顧廣圻曰：說苑禪

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

磨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洞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

劑，刷削鋸高注，削兩刃，刃也。讓綃頭之綃，其下未詳。說苑卽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

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

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

染，因譌而爲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顧廣圻曰：蔣席名。草

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

旒。○先慎曰：御覽四十九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諛

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

史廖而告之

○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遼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則作其諛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

據改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閒史記秦本紀亦作閒皆當讀閒為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

戎王。○顧廣圻曰史上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

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閒。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

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

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號令諸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趨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羅一本或作濁鄒集韻類篇難音聚案涿與濁聚與鄒趨難形聲相近古本通

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昭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

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

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蒼頡篇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

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

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攢。○先慎曰：爲也。勳勢以爲治內，字衍二柄篇

難一篇，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

並無。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

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衛，欲字當在之下，難一篇作適君之也。又能親君乎？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

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

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

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難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

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

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先慎曰：連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

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

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因願大國令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

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

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

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

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用者。宜陽果拔。○顯

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顯廣圻曰。叔

書喻老篤。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

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

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

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

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

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顯

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

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

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

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追也。吾知子不違也。如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肯吾也。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卷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慎曰。廣雅。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莊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尙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渭云。爲當作謂。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盧文弨曰。注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先慎曰：訟，說也。見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爲秦使燕而爲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爲訟寃，非百

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先慎曰：訟，說也。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先慎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

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先慎曰：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先慎曰：臣，亦謂法

愈重。○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木書蔽多作

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先慎曰：習，習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

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身進

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訓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先慎曰：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爲之訟。○先慎曰：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己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

脫又字，無德。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

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世作勢。無黨孤特，夫以疏遠

與近愛信爭。○先慎曰：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

其譌。其數不勝也。○先慎曰：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先慎曰：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

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先慎曰：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

以歲數而又不得見。○顧廣圻曰：又當作猶。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日暮獨說於前。○先慎曰：士既不

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

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亟，况得與言乎。此且暮獨訟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懋並訓此道字爲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卽蒙上以歲數，而不得見言，則道爲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主箴正作奚時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無以字，依下文當。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客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有今據張榜本增。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客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先慎曰：乾道本僂與戮通，僂字誤，改從今本。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之本，名作明，譌。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所進。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爲異國，卽敵國也。○顧廣圻曰：藏連文是所見本，跡字卽國之誤。天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故取以爲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爲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

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說是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

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言起矣精謂修士精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張榜本亂作辨精潔之行決

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

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

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

案注當患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

矣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

稱蕃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

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

謂國君相禮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

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

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

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

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

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以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

慎曰。注乾道本忠。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

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

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

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諳。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

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

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再

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旨。如此者。所以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

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

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

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

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

苦隘。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用是也。所說陰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

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

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盧文弼曰：御覽四百六十

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勇犯之類。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二引語作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

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

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

詔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為當作既知。規異

所出。又知所為，先慎曰：盧說是。關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

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

也。知讀為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

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智。說行而有功

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

則德忘○盧文昭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則唐人所見之本

道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

昭曰注羞始生羞疑鄰父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下鄰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昭云貴人或有得計而欲自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必不能而強不已而止

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為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

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昭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

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

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

而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為代已誤閒讀為諫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

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

機是也注謂斗筲之人誤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

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情作增注下同顧廣圻云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注改盧文昭云注試已下衍也字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

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

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如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

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

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

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

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

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

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

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所

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

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欲陳危害之事

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

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

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

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其斷則

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

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洽

榜本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

趙本注因作困誤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廩然後極驕智辯焉極驕○盧文弨曰意史作忠史魂

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尙不倒繫廩各本作擊摩注同史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

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拂忤古字假借耳繫廩藏本作擊摩是也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

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廩作擊排案大怒謂盛怒也意思并誤說文悟苟也悟為正繫縛也

並通駁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拂悟者若觸讐之諫齊太后是也繫廩擊摩擊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又作廩一切經音義十摩古文劇擲二形同本書作繫廩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案隱謂說諫之詞

本無刊有所擊射排擲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則尋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以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

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汗也○先慎曰

先慎

曰乾道

本其斷

作之斷

洽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無

以

其

謫

怒

之

補

或

自

以

斷

為

勇

則

無

得

以

其

先

所

罪

謫

而

動

怒

之

也

○

先

慎

曰

乾

道

本

其

斷

作

之

斷

先

慎

案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因

敗

而

張

可

以

其

先

所

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郟城。

縣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慎曰：

外儲說下。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

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

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

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

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慎曰：

治夢則作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

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韓卿

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別罪。先慎曰：各本無犯字。盧

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

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愛憎之變也。上有人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厲王。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厲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其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設。已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設。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三日。誤。藝文類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

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弨云：淚，藏本作泣。後漢注引同。先慎案：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並引作泣。今據改。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

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玉作主。盧文弨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害字起藏本脫。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

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然則有

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

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持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

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當為特。殘缺字，改從今本。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

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言實有功，不敢言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

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慎曰：周當為用之誤。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

此，則上侮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貪，按貪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絕滅百吏之祿秩。○盧文弨曰：絕滅

廣圻曰：絕滅當作纒絕，纒絕偏旁同，故誤。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以奉選練之士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

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塞私門之請，而遂

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案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

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

俗，此篇并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廣圻曰：今也字衍文。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

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

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

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非參驗以審之

也。○先慎曰：依上。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

文。非下脫有字。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

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

害者去之。此入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

主。○先慎曰：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

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先

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得。安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

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慎曰：化

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得安。○王渭

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得安。

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

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二者不可得安。能無

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此必不願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盧文弨曰：而以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

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

而誤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

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

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

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顧廣圻曰：蔽。下得守其

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

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

不爲已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此使人不得。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

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今據凌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即其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

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

乃爲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弨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先慎曰：治要弊作。蔽二字，本書通用。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昭云：藏本張本皆無。

作因，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

聽。○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闢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

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困末作而利本事

爲收擊。○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衛鞅傳：事末利及念而貧者，舉以爲收擊。大小膠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故末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

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

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謏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說文：謏，多言也。映，妄語也。此諛字當作啖，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有誤。先慎曰：窞

井當作井，非。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窞，則其幸也。作井窞，是其證。禮記：又妄非有術之士。先

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狃於循禮，不敢變更。此亦愚之至大而患

藏本今本有非字。今據補。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狃於循禮，不敢變更。此亦愚之至大而患

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隨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顯廣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

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

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

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慎曰：依下文。治下當有者字。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顯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

亦難哉。○顯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藏本無而字。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顯廣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

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譌。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虛文昭云。毀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爲音于。僞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虛文昭是也。下有與字。卽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當衍有字。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外當作外不。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數下有刑字。先慎案。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

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

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

王之功。亦不可幾也。○虛文昭曰。藏本無欲字。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

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顧廣圻

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

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

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

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

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虛文昭曰。處。凌本作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

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

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昭云。臣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卽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

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

避禍難之患。○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

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黜。顧廣圻曰當作黜。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椽黜。劓劓刑在面。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敗其形容以爲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

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先慎曰

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

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爲殺。策作弑。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

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雖長年而美材。○盧文弨曰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篇。豪傑之士。卽上所云有術之士。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的而立不義。○盧文弨曰弑外傳作捨。顧廣圻曰藏本的作適是也。策外傳皆作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

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二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

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策外傳作外。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之。○盧文弨曰外傳作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先慎曰事互見喻老篇。卓齒之用齊也。顧

而

廣圻曰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按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
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
淖策外傳作閔宿昔而死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先慎曰乾
御覽引亦作閔宿昔而死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顧廣圻曰藏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藏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未至擢筋而餓死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
外傳無而字餘同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
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
按策有於字今據補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000845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0845



0
3
476
)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0845